



漢紀序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序帝

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

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詞或

事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於流綴益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余

於是蓋慨然有思于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

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

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並陳得失相

明美惡互見即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

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



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
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度說訖無條貫安
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
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於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
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徹焉是
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特聖哲之言為經而故記事者苟非
察於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於作者之門矣
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故家錄此書珍藏之
而恪於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余宦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
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刊布焉

正德十五年庚辰歲冬十二月二十二日汝南何景明撰

漢紀校正序

曩予在史館數問荀氏書獲甲鑑未獲漢紀今陝西提學何子
仲默獲之於侍讀徐子子容子容獲之於吳下家人予從何子
借觀何子迺移予縣尹翟汝揚板行而以校正問我然是書抄
本無副且其體綜表志錯紀傳繫歲月附論讚與漢書多所出
入損益故今所校正能考漢書所有不能補漢書所亡未為精
本也夫是書君諱而不隱臣直而覈事近而旨遠政詳而有條
人微而義該物具其要夷狄之釁告其端災祥貢其由典如左
立而不誣法如通鑑而有究正如唐鑑而不泥婉如公羊穀梁

漢紀目錄
而不厭此其編蓋有志於經矣故今所校正其闕漏紕繆者義
苟可揆法如孟子之引詩書事若難求竊比於郭公夏五雖一
字不敢加也贊予校正并繕寫者生員四人焉王仲仁馬書林
劉守德馬應陽

正德辛巳春三月甲寅涇野病人呂柟序

漢紀目錄 并序

荀悅著

呂柟校正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孝宣二第十七

孝宣三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
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景平世宗建功
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并逐篡國也凡祥瑞

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

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

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

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

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為人

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

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

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亢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

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

抄撰漢書畧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音給書吏悅于

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摠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
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竒策善言殊德
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畧粗舉其經傳所遺
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
省要刪畧其文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為帝紀省約易習
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為侍中其五年書成乃
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
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勿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
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

焉有兵畧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
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
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勳髦俊之遺
事是故實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
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
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
子可觀之矣

漢紀卷之一

卷一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呂柟印

高祖一第一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玉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

舊書通而叙之摠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
大體百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爲要紀未克厥中亦各
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漢興繼堯之冒承周之運接秦之弊漢祖初定天下則從火德
斬蛇著符旗幟尚赤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其後張蒼謂漢爲水
德而賈誼公孫弘以爲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
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漢宜爲火德其序之也以爲易稱帝
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爲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爲
水德居水火之間霸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爲火
德號曰神農氏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爲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

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爲金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承之金
生水故爲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爲木德號曰
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
爲火德即位九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爲土德即位
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故爲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
伐桀王天下號曰殷爲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
號曰周爲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
至昭王之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爲始皇帝有天下十四年猶共
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年而漢祖滅
秦號曰漢故爲火德矣在昔陶唐之後有劉累者以御龍事孔

甲為御龍氏在商為承帝氏在周為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為范氏別處秦者為劉氏當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漢高祖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息天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高祖隆準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有大智度曾為泗水亭長嘗從王媪武負貫酒每飲醉畝寢其家上嘗見光怪負荇異之輒折契棄券而不責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為貴避讐于沛沛令求其女不與及見高祖狀貌公竒之因以女妻焉是為呂后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之漿相呂后孝惠魯元

公主皆大貴也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見子蒙君之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蛇當道拔劍斬之遂過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遇而殺之嫗因忽然不見高祖亡避吏於山澤中呂后常知其處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雲氣占氣者山東有天子氣秦始皇帝乃東遊欲以厭之秦二世胡亥元年秋七月發間左屯漁陽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夏人吳廣字叔皆為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遂因天下之怨謀叛陳勝以繒為書置魚腹中曰陳勝王令人賣之士卒得魚者故已怪之矣又令吳廣夜於叢祠中篝火作孤鳴曰大楚興陳

勝王衆乃大驚遂殺其將尉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爲大將軍廣
爲都尉攻掠城邑至陳衆數萬人勝自立爲楚王大梁人張耳
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爲王是
示天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
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以
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北徇趙地當此之時楚將徇地
者甚衆楚兵數千聚黨者不可勝以吳廣爲假王監諸將以周
文爲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蓋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章邯
赦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滎陽不能下將
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

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曰法爲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
令高祖爲沛公蕭何爲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涓從夏侯嬰樊噲
爲舍人蕭何即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嬰沛廐騶勃以織簿爲
產噲以屠狗爲事皆公之舊也是時沛公在外黃兵衆數百人
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召沛公立之收沛子弟得三千人而項籍
亦起兵會稽籍字羽故楚將項燕之孫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
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力能扛鼎與季父項梁避讐於吳梁
好爲辯說陰有大志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梁乃與籍殺會
稽太守殷通佩其印綬自號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邳縣張
耳陳餘既至趙說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

之後南有五嶺之戍內外搔動百姓罷弊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於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讐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皆然其言乃收兵數萬人遂下趙十餘城武臣自號爲武信軍進軍圍范陽范陽人蒯通爲其令徐公說武信軍曰范陽令欲以其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計莫若以黃屋朱輪以迎范陽令使馳驚乎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喜相率而降此由以下坂而走九也武信軍乃以侯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說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已爲

將軍陳王欲誅其家柱國房君賜諫王曰秦王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秦勝從之耳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廣曰毋在趙不可也燕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震趙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廣乃自立爲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畧地燕界閒行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張耳陳餘與武臣俱杖馬策下趙數十城豈樂爲人臣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幼相次先立武

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二人名爲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尚陵少燕今以兩賢王立左提右挈而賈直義破燕必矣燕乃遣趙王廝養卒爲御而歸魏人周市爲陳王定魏魏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魏公子各爲魏王故齊王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爲齊王章邯敗楚軍殺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敖倉楚將皆敗秦遂攻陳破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爲章邯所招遂叛以兵龍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月陳勝之御荏賈殺陳勝以降

秦楚人葬之碭謚曰隱王勝故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敘荏賈是時勝先令將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爲楚王初勝嘗與人傭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今傭耕何富貴也勝曰鷲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勝爲王耕者叩門曰吾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益發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勝斬之故人皆棄而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爲忠止胡武爲司過以苛察爲忠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此其所以亡也雍齒以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收趙衆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歇爲趙王沛公將見景駒遇張良于留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及韓亡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

報讐強秦秦始皇東游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亡匿下邳遊
于圯上有一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甚怪
愕為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吾會
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先至老父乃喜遺書
一編曰讀此即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于齊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沛
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
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吏縣中欲立為王嬰
母曰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猶得
封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亡嬰遂以兵屬梁黥布亦以兵

屬梁烏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
喜輸徒驪山遂亡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
景駒及秦嘉止薛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豐拔之雍齒
本并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
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孫心心為人
牧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為上柱國梁為大將軍號武
信軍封沛公為武安侯為碭郡長張良亦說項梁立韓公子成
為韓王良為司徒畧韓地章邯遣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于齊

楚市以二國師不至章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偽使其人
納降而自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儋儋從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
王建之弟田假自立為齊王田角為相田簡為將軍章邯圍東
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八月田榮歸
逐田假立儋子市為王已為相榮從弟橫為將軍田假奔楚田
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秦軍使召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
趙殺角簡乃出兵梁曰田假窮來投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虺
蝮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為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
趙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肯出兵沛公項梁
敗秦師于雍立斬秦將李由而梁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尹宋

義諫曰臣聞戰勝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盛臣為
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
行則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大破楚於定陶項梁死齊使
徐行不及禍也魏王咎之弟豹復收衆自立為魏王楚懷王都
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章邯既敗項梁以楚不足憂
乃北伐趙大破之趙王歇保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
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項羽
為次將范增為下將遣沛公別而入關于是灌嬰以中涓從嬰
洛陽馭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為執事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一月楚師

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君必矣義曰不然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羽曰將軍戮力伐秦而久留不行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更飲酒高會不因趙與食并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亡而秦益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寢不安席掃境內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郵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朝宋義

卿以帳中斬宋義出令軍中曰宋義

與齊王謀反王陰令籍誅之乃使報命於王王以羽為大將軍十有二月項羽濟河沈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糧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絕甬道大破秦軍虜王離當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莫不怖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上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不仰視羽者由是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項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精兵四十萬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枉矢西流如火流星虵行若有首尾廣長如一匹布著天矢星墜至地即石也枉矢所觸天下所共伐

也凡狂矢之行以亂平亂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秦軍于栗
邑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畧地
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
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將
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
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
將軍居外又多內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
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
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決鉅鹿之圍陳餘以數萬人軍在
鉅鹿北力不能救趙張耳令張屬陳釋召餘餘遣屬釋將五千

人當秦軍皆沒及罷圍耳耳負怒餘餘曰所以不進死欲報秦也
今赴秦軍如以肉餒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為餘殺屬釋餘怒曰
不意君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其軍餘與數百
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為刎頸交俱隱身為里監門餘常父事
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過高陽酈食其為里監門年六十餘
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
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
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留當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又
多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即不聽舉兵攻之臣為內應破陳必
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取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

言弟商以爲將軍時商聚黨數千人以兵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張良從南陽太守呂齕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南陽太守呂齕擬自殺其舍人陳恢逾城出見沛公曰宛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盡力攻之死傷者必衆引兵西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不如降之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北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秋七月封南陽太守齕爲殷侯封陳恢爲千戶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軍所過不虜掠秦民喜章邯遂降項羽盟于殷墟之上立邯爲雍王置軍中長欣爲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

求分王關中沛公不聽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嬰爲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距峽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今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從必危不如因其解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漢紀卷之一

漢紀卷之二

荀悅著

呂柟校正

高祖二第

漢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也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傍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亡矣本傳曰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闘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常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
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
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奮
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南取北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頽首係頸委命
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籓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
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
以關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威
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百姓失望而天下懷怨矣故陳涉起
於行陣之間將數萬之眾轉鬪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
雲合響應麤糧而影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夫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
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變
沛公入咸陽宮室婦女珍寶大馬之飾甚盛欲留之張良諫沛
公曰秦為無道故使沛公得至于此今始至秦即安其樂此助
桀為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何獨悉收秦圖

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
抵罪吏人皆安堵如故民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
矣沛公乃遣兵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衆
號百萬衆西至新安率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降卒
二十餘萬人十有二月遂至鴻門欲擊沛公項羽季父告張良
令出良曰今事急亡去則不義乃告沛公令見項伯項伯自解
于項羽沛公遂見羽於鴻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
謂項莊曰汝人以劍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
公於是甚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杖劍衝門而入立於帳下羽
曰壯士哉賜之卮酒豚肩既飲酒拔劍切肉肉盡因責讓羽曰

沛公先定關中以待大王今大王聽說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關者以備他盜也羽默然
遂無誅沛公乃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美羽遂殺
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
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
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
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
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
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
翟王黥布為九江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徙魏

王豹爲西魏王徙燕王廣爲遼東王燕將 臧荼爲燕王徙齊
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趙將 司馬卬數有功立爲
殷王瑕丘申陽先下河南 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爲河南王吳
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別將擊河南
功多立敖爲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數城降立
爲濟北王田榮背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不王然素聞餘賢
封南皮三縣爲都君別將枚卨功多封萬戶侯夏四月諸侯皆
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
語稱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
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

下可圖也乃就國賜曹參爵爲建成侯樊噲爲臨武侯張良燒
絕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絕棧道而還於韓於是沛公遂至南鄭
封呂公爲臨泗侯淮陰人韓信爲治粟都尉初信家貧常寄食
於下鄉亭長亭長妻厭之乃自絕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母
憐信食信數十日信曰富貴我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豈求報乎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能死殺我不能死
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
葬乃行營高敞葬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爲郎中羽
不能用而去歸於漢坐事當斬已伏鎖仰視乃見夏侯嬰曰王
不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王赦之不誅以爲都

尉蕭何知其賢王不能用信亡蕭何遽自追之不及以聞三日
乃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者耳王曰諸將亡者十輩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
乃以爲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刀小兒此
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既拜信衆咸
驚焉信見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
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
如然項王喑鳴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
勇耳項王與人恭謹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於封賞恠而
不能與此特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

帝約而以親踈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雖名爲
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
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
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人唯邯鄲等三人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
髓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除秦苛法吏人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者
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自以爲得
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留守蜀上進兵襲雍王章邯敗
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田榮怨項羽不肯王已又不

令市徙膠東市畏楚亡之國六月田榮殺市自立為齊王而擊
田都都亡走楚田榮與彭越將軍印綬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
人也初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與期會十餘人後至越曰
請斬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何至如是越遂斬之立約束而盟
徒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衆萬餘人在鉅野中無所屬乃受榮
印綬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遼東王韓廣不肯徙之
國故燕王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忻翟王翳來降項王殺韓王
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張良遺
項羽書曰漢失職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又以齊反
書遺羽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不西而北擊齊兵九江王稱疾
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既怒張耳且
怒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於齊以伐趙破常山趙王張耳欲
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
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強後終屬於漢
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下史陽武人張蒼為常山太守陳餘迎
趙王歇反之於趙立餘為代王餘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為國相
居代餘相趙張耳間行歸漢漢以為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降
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為韓王使諸將畧地若一郡降者封
萬戶侯王使人招陳餘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漢乃求人類耳

者送其首餘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正月項羽伐齊殺田榮齊降於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繫虜老弱齊復叛楚降漢漢王立社稷於長安施恩惠賜人爵蜀漢人從軍者家復租稅二歲關中人從軍者復租一歲人年五十已上能善道教訓者復徭役常以十月賜民牛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宮定約束轉漕給軍專任關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來從漢項羽得陵母漢使至楚羽使母招陵陵母見使者曰為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劍死三月魏王豹降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貧好讀書少時嘗為里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

魏王及項羽不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命監護長者于愈益任用之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殺義帝是天下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不以力若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事東伐此湯武之舉也王善之乃與義帝發喪大臨三日素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橫立榮子廣為齊王橫為相止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拜為相國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美人寶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人歸

晨襲漢軍於睢水上從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漢軍大敗圍王三匝會天大風揚砂晝晦楚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嘗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呂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楚 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卒詣軍韓信亦收餘兵與王會擊楚于京索閭大敗之騎將灌嬰又敗楚騎于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爲亞將屬韓信或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姪其嫂在官受金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顧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疑王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

不敢言王謂群臣曰誰能爲我說九江王令背楚項羽必留必留三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九江三日不得見何說大宰曰今臣所言是耶大王所欲聞非耶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言之於王而見之何曰竊見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臣事楚者以爲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舉淮南之衆身爲先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

自託臣竊危之夫楚兵雖強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成臯滎陽下獨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行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漢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亦定恃也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衆足以亡楚也今大王舉兵而背攻楚楚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起兵項羽使龍且擊淮南

而身攻下邑六月漢王歸櫟陽引水灌廢丘音耶自殺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飢米斗五千人相食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人罵詈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栢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駢將馮敬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心矣乃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為大將軍乃喜遂進兵於陳船欲渡臨晉魏聚伏兵以距之信乃伏兵從下陽以木罌午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姪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納薄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曹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獲趙王
歇斬成安君陳餘韓信之伐趙也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
餘曰漢兵乘勝遠颺其鋒不可當也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樵蘇後爨師不宿餼記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
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闢退則不得還野
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陳餘曰韓信兵號數
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我二十萬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闕之知其
不用廣武君計乃敢以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選輕

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信戒曰趙見我
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
為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
是信耳伴不勝偽棄鼓走還水上軍趙空壁爭漢鼓逐信耳
於是二千旗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敗
水上軍乃還見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破趙衆矣遂亂而走
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以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既而諸將問信曰
兵法右背山陵前左以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何也信曰
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在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
驅市人而戰故置之死地既人人自為戰即與生地皆走向安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中曰生得廣武君
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
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證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又何問焉
信曰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則信亦將為子擒矣固問之對曰
足下威振諸侯名聞海內然士卒罷勞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倦
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
距境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
兵日享士卒大夫北若曰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燕
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為齊計也兵法固
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發使使燕燕聽命於是

請立張耳為趙王以拊循趙眾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
王布及隨何至布為楚所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皐與
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殷封
其後于宋秦滅六國使無立錐之地大王誠復六國之後彼皆
戴仰大王德義願為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
而朝王曰善趨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曰大事去矣
漢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筋以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
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
入殷表商容之間釋其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其不可
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其不可

三矣偃革為軒倒載一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
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禁示天下不復
輸積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遊士離親戚捐墳墓去故舊從大王遊者日
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及故
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
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
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趙銷印論曰夫立
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日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
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
志可否之意也故策曰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

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
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
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
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
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
實福也立六國于漢主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
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弊與昔卞莊刺虎同
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
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
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繫力待時乘敵之弊其勢然也今楚趙所

起其與秦勢不並立而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
此同事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
彭城之難漢王戰于淮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淮水而楚兵大勝
何則趙兵出國迎戰且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
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
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
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
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
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
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

物變化設策之機也陳平進謀曰項王大臣不過數人大王能
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使相疑惑可以破楚必矣乃與陳平金
四萬斤不問出入平多行反間謂項羽曰諸將功多矣而終不
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楚分王其地項王疑之夏四月
楚圍漢王于滎陽歷陽侯范增欲擊滎陽項羽不信增怒乞
骸骨歸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紀信謂王曰臣請誑楚可
以間出紀侯乃乘王車出東門曰漢王降楚楚軍皆稱萬歲之
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城西門令御史大夫周苛與魏王
豹守滎陽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苛乃殺魏豹項羽見紀
信非漢王乃大驚怒燒殺紀信王自西入關收兵復東轅生說

曰今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令成皐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屯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於漢王得休息後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之王復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而南漢兵深壘自守是時彭越等擊楚得項聲薛公于下邳殺之羽乃自擊彭越越敗走羽乃引兵還拔滎陽復周苛謂苛曰吾方以公爲將軍封萬戶侯能爲我盡節否苛瞋目罵之羽怒乃烹之遂圍成皐之所殺亦無數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大角爲王坐本志以爲楚王亡之徵也八月王饗師河南欲復戰郎中令鄭忠說曰王高壁深壘勿與戰王乃使從兄劉賈與盧

縮將兵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復擊破楚師於燕西下梁地十七城九月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長史欣守成皐酈食其說王曰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積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教倉乃引兵而東令士卒分守成皐此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立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搖動海內搖蕩農夫失業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大王急復進兵收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雖數十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臣王曰善乃進兵復守教倉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

歸即齊國可得而有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漢王定三秦出武關而誅殺義帝之賊收天下之兵紹諸侯之業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卒與天下同其利豪傑俊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會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殺義帝之名有背約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敢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積財而不能散故天下叛之賢才怨之故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授上黨之兵北破趙魏誅成安君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所授也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社稷可得而保也齊王以爲然乃罷守兵與食其日縱酒焉

漢紀卷第二

漢紀卷之三

荀悅著

呂柟校正

高祖第三

四年冬十月韓信將伐齊聞既和欲還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未有詔止何以得無行乎且酈生一儒士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十萬衆乃下趙五十餘城勞苦將士數年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襲齊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齊王走高密項羽東伐外黃外黃數日乃降羽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悉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又欲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

漢紀卷三
從此已東梁地十餘城皆懼莫敢下矣羽赦之羽初之東山屬
大司馬曹咎長史忻曰漢即挑戰慎勿與戰令得東而已我十
五日必定梁地而漢果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
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國寶貨曹咎長史忻皆
自殺王遂進兵取成臯羽下梁十餘城聞曹咎破乃還羽於廣
武間為高祖置太公於其上曰漢不急下吾烹太公王不聽羽
怒欲殺太公項伯曰夫為天下者不顧其家殺之無益但益怨
耳羽從之使人謂曰願與王挑戰面決雌雄王笑謝之曰吾寧闔
室不鬪力羽令壯士挑戰漢使善射者樓煩射楚三人殺之羽
大怒即自出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王

使間問之乃羽也王大驚於是王與羽臨廣武間而語王數羽
曰汝背約王我於蜀漢其罪一也矯殺卿子冠軍而自立其罪
二也受命救趙不還報命擅劫諸侯入關其罪三也與懷王約
入咸陽無暴掠汝燒秦宮室掘始皇塚多取財寶其罪四也殺
秦降王子嬰其罪五也許坑秦卒二十萬其罪六也皆王諸侯
善地而徙逐其主令臣下爭叛其罪七也出義帝于彭城而自
都之多自與已地其罪八也殺義帝于江南其罪九也夫為人臣
自欲爭天下大逆無道其罪十也吾以義兵誅殘賊使刑餘罪
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怒伏弩射王中脅王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王疾甚入成臯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田橫請救于楚

十有一月楚使龍且救齊號二十萬衆與齊合軍或謂龍且曰漢兵遠戰窮寇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自守命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自叛漢漢二千餘里客居其間勢無所得食無可戰而降也龍且曰救齊而降之吾有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而有吾平生時知韓信之爲人易與耳遂將兵與韓信夾濰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信引兵半渡擊龍且信佯不勝走還龍且追之渡水信使人決壅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破之斬龍且虜齊王廣田橫復立爲齊王戰敗而亡信遂平齊使人言于王曰齊國多詐請爲假王以鎮之王大奴張良陳平躡王

足諫曰方漢不利寧能林示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春三月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甘荈兵擊楚曹參爲左丞相楚使武涉招信信曰吾嘗事項王不日久用事漢漢深信我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說信曰漢王敗於彭越傷成臯還走宛葉間此所謂智勇俱竭者也楚兵困于京索之間迫于西山而不能進三年于此矣銳氣挫于險塞糧用盡于內藏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爲足下計者莫若兩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以足下之賢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固有淮泗之地深拱揖讓以懷諸侯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

齊矣信曰吾豈可見利而背恩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為刎頸之
交而宰相滅大夫種存亡越伯勾踐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狗烹飛
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陳張以君
臣言之則不過勾踐大夫種推此二者足以觀之矣且臣聞之勇畧
振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下
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全於趙脅燕定齊南擁楚人之兵數十
萬之衆遂斬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英畧不
世出者也足下挾不賞之功戴振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此空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
之名臣竊危之夫隨廝養之役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闕
卿相之位計成而不能行者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
蠆之致螫螫盡膏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矣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願足下無疑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
高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去乃佯狂為巫秋七月立黥布為
淮南王八月初為筭賦令軍士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傳送其家
四方歸心焉漢王遣侯公說項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封侯公為平
國君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
半而諸侯皆附漢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如因其幾而
取之

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皆不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深壘自守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城盡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兩人必至而楚敗矣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侯皆會垓下圍項羽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已盡得楚乎是何楚人歌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曰虞姬有駿馬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羽遂上馬乃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

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矣身經九十餘戰所當者破未嘗敗今困于此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于是引其騎因四隤山為員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漢一將騎將楊喜追羽羽還叱喜人馬皆驚僻易數里羽分其騎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為三處復圍之羽乃馳擊漢軍復取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亡兩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舡漢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

見之哉吾之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常以一日行千里吾不
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戰復殺漢軍百人羽
亦被十餘創乃自剄而死楚地悉平獨魯後降初懷王封羽為
魯公故以魯為號葬羽于穀城山下漢王為之發哀封項伯等
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本傳曰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自
矜功伐而不師古霸王之業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
身死東城尚不覺悟以為非已之罪豈不過哉春正月徙齊王
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乃賜所從食漂母千金召下鄉亭長曰
公小人也為惠不終賜錢百萬召辱已少年曰壯士哉以為中
尉赦天下殊死已下群臣上皇帝尊號王辭讓而後受二月甲

午皇帝即位于汜水之陽以十月為正從火德色尚赤以應軒
白蛇神母之符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都
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為長沙王越王無諸率閩中兵以
佐滅秦立無諸為越王於是皇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令
人保其山澤者各歸其田里自賣為人奴婢者免為庶人上置
酒南宮問群臣曰吾所以得天下羽所以失之者何王陵對曰
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賞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嫉賢妬能
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蒙其功得地不獲其利所以失
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

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
以取天下也羽有一范增賢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上問韓
信曰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韓信公能將幾何對曰臣多多
益辦耳曰何爲爲我臣信曰陛下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所謂天授非力也是時田
橫與賓客五百人亡在海中上遣使赦橫罪曰橫來大者王小
者侯不來將加誅橫曰臣嘗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爲將臣畏
懼不敢奉詔帝乃詔商曰田橫至敢有動者族誅橫詣洛陽至
尸鄉亭三十里謂其從者曰橫與漢王並南面稱孤今漢王爲
天子而橫爲亡虜其辱已甚矣且橫嘗與人之兄今與其弟並
肩事主彼雖畏詔橫獨不愧于心哉且陛下不過欲一見我面

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容貌未及變乃沐浴自刎令客奉其
首上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立爲王豈不賢哉爲之流
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之二客穿其塚傍皆自刎而
從之上聞大驚以橫客爲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島中使使
召之聞橫死亦皆自殺楚將季布亦已亡匿投濮陽周氏漢購
之急周氏乃髡鉗布與家僮數十人至魯朱家而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因買之置田舍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
用耳上始得天下以私怒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季布之賢不
南走越即北走胡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
之墓也夏侯嬰爲言之上乃赦布拜爲郎中後爲中郎將布立

然諾之信時人爲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朱家者
爲任俠所藏活者甚衆豪士以百數不伐其功諸所嘗施唯恐
見之賤人先於貧賤衣不兼綵食不重味專以赴人之急及布尊
貴朱家遂不復見之上欲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
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
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十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太王
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策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爲西伯始受命武
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盟津之上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馬乃營成周都洛邑以爲此天下中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

今後世驕奢以虐人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皆天朝周不能制
形勢弱矣今陛下用兵取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百姓
肝腦塗地曝骨中野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周
室臣竊以陛下爲不侔矣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至以爲固卒然
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資膏腴之地此所謂金城天府之
國陛下都關中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上問群臣群臣皆
山東人咸言周七八百年秦二世而亡且洛陽東有成臯西有
澠池背河向洛其固不敵此亦足恃也上疑焉問張良張良曰
洛陽雖有此險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

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足以西給
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婁敬之說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拜婁敬
為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八月燕王臧
荼反上自將擊燕九月虜臧荼立太尉盧縮為燕王縮與上同
里同日生少相愛後以將軍從擊項羽有功故立為代王丞相
張倉從擊臧荼有功封北平侯倉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筭術故
命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命復天下縣邑或有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皆曰
發兵以擊之陳平曰陛下用兵之精孰與韓信上曰無能過也平

曰陛下將有敵信者無上曰莫能及平曰臣竊為陛下危之上
曰柰何平曰信未知有告反者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偽
出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必郊迎因而執之此一士之力上從
之遂執信執信反無驗黜信為淮陰侯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
得韓信而又王關中也夫齊東有鄆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
固西有濁河之阻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衆此
亦東秦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善賜肯金五百斤春
正月丙午立劉賈為荆王王五十三縣高帝兄弟四人長曰伯早
卒追號為武哀侯封子信為刮羹侯初上微時數將客過嫂食
嫂厭食之陽為羹盡刮釜上聞惡之故號其子為刮羹侯次兄

曰喜字仲立仲為代王弟曰交字游好讀書有才藝從上征代有功立游為楚王長庶子肥為齊王王七十縣以曹參為齊相國徙韓王信于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為鄭侯父母兄弟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舉宗從征伐故也封曹參為平陽侯張良為留侯陳平為戶牖侯後徙為曲逆侯周勃為絳侯樊噲為舞陽侯酈商為武成侯食其子疥從征伐以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夏侯嬰為汝陰侯灌嬰為潁陽侯周昌為汾陰侯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其餘功未得行封上從之南宮複道上望見群臣往往聚語上曰此何謂也張良曰陛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讐此屬畏不得封又恐過失及誅此相與謀反上憂之曰

為之柰何良曰急封雍齒雍齒上最所憎惡群臣共知後從征伐有功上即封雍齒群臣喜曰雍齒且封我屬無患矣於是趨有司定功行封行封王陵為定國侯陵始為縣豪上兄事之以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民人散亡居可得而數者纔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之日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陳平之始封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之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無知張良素多疾病乃稱疾曰臣家五世相韓及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王者師封萬戶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概於臣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不食穀遂不仕良為人容貌美麗如婦人女子初季布異父弟丁公為楚將逐上上迫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丁公引兵而還天下既定斬丁公以狗軍曰自今以後為人臣者莫效丁公也以蕭何功最高群臣皆曰臣等被甲執兵多者百餘戰攻城畧地各有等差蕭何無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論議而已今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追得獸者狗也諸君徒能走得獸功狗也蕭何發縱功人也及秦位次群臣咸曰曹參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

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距五年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命而數萬之眾會上乏絕者數矣楚漢相距荊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常轉漕給食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存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柰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於是令何為第一帶劔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其吏二千石從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其家上置酒眾辱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以二十人使淮南王至如陛下之

意是臣之功賢于步卒五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為護軍中尉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欲拜上大驚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論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况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密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故父有天下

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斯皆太公之教訓也尊太公為太上皇秋九月匈奴圍太原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征太原匈奴冒頓單于拒漢漢使者闕匈奴者十輩皆曰易擊上使婁敬往還曰匈奴見羸弱似有伏兵不可擊上怒曰齊虜妄言阻吾軍械繫之上至平城匈奴果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謀說匈奴閼氏夫人得開圍一角上乃道出其計秘世莫得聞也士卒歌之曰平城之下禍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彎弓弩上既還謝敬曰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斬前使者十餘輩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先是有月翬圍于昴參畢七

重本志以爲易畢之間爲天街北羗胡也街南中國也易爲匈奴畢爲邊兵平城之應云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歸洛陽廢爲郃陽侯辛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春二月上自平城還見蕭何治宮室於長安甚盛上怒曰何治之過度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皇威且無今後世有以過也乃遷都長安是時威儀未設群臣爭功醉呼或拔劍擊柱上患之博士叔孫通請制禮儀上曰度吾所能行者通乃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大朝會長樂宮陳車騎旌旗兵衛群臣列位百官執職成禮而罷莫不祗肅於是上歎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中夏四月行如洛陽婁敬進計和匈奴請以魯元公主妻單于單于因之爲女壻有子則爲外孫後世可以漸臣也上將行之呂后涕泣固請留之乃止更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單于結和親歲致金幣賂遺之

漢紀卷之三

漢紀卷之四

高祖第四

荀悅著

呂柟校正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建武侯靳歙有功遷為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柏人其欲為逆上宿心動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乃去之初上過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辱之貫高謂王曰皇帝遇王無禮請殺之王齧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皇帝得復德流乎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長者終不背德何為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坐之乃陰獨為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送歸于縣給衣

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如洛陽
令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九月至自洛陽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來朝置酒前殿上為太上皇壽曰
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
稱萬歲十有一月徙郡國大族豪傑名家十餘萬戶以實關中
婁敬之計也十有二月行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發覺同謀者
趙午等十餘人皆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就檻
車送詣長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言上曰壯士哉
令人私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親戚乎今吾三族皆以論
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具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嘉貫高之節

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具入
臣有篡弒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天絕吭而死趙王張
敖尚曹元公主以公主故封敖為宣平侯論曰貫高首為亂謀
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
之大義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
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滅死可也侯之過歟初捕趙
王詔有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皆賢名見之漢朝
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為郡守春正月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荆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

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萬年八月令諸侯
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
爭之不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固爭之上問其狀昌為人剛直少
言對曰臣雖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必欲廢太子立戚
夫人子如意臣期不奉詔昌嘗奏事上方擁戚夫人昌還走上
追之騎昌頃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桀紂主也上笑之後上
嘗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所謂符璽御史鄭趙堯進曰陛下所
為不樂者非以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昌盾有隙蓋虞之後
不能自全也上曰然堯曰宜為趙王置貴強相昌盾太子辭臣
素所憚者上曰誰可使對曰周昌可相趙王上謂昌曰善極知
其左遷然吾憂趙王非公莫可相者乃以昌為趙相以趙堯代
昌為御史大夫初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士也且
代君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卒如方與公言九
月陳豨接下賓客從車千餘乘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信韓信既
廢恐懼然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于外上必自出
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反上欲自擊之建成侯周繇泣曰陛
下常自行是無人可使初繇從上每有不利終無離上之心上
以為愛我賜上殿不趨上遂東至邯鄲選壯士可令將者四人
各封千戶侯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戶上曰非爾所知夫
陳豨反趙代皆豨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

鄆中兵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心乎復求樂毅之後
得樂毅封樂鄉侯號曰華成君令吏民爲稀所劫畧皆赦其罪
問稀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與金購稀將將多降
是時沛人任教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爲上黨太守堅守不下
封敖廣阿侯御史大夫趙堯擊稀有功封江邑侯詔御史曰獄
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
已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
尉不決具奏以聞

十有一年冬十月遣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與
陳希爲內應欲夜詐詔諸宮徒奴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之
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希已死群臣皆賀遂執
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爲女子所執上
自邯鄲至洛陽召蒯通將其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
之時臣但知有齊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爭逐之
高材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盡
其邪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
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群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揖
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內非有矢石之難而益
封置衛者以今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衛君非
所以寵君也顧君讓封勿受以家財給軍何從之上大悅立皇

子恒爲代王都晉陽赦天下三月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陳
豨時徵兵梁王梁王但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輒
曰王始不行見讓而往即爲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疾梁王太僕有罪亡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赦爲庶
人徙之蜀道逢呂后於路涕泣曰無罪願歸昌邑呂后與俱還
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后令
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乃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收視
者輒捕之梁太傅欒布爲彭越使于齊還報命首下祠而哭之
上欲烹之方提頭趨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彭越項
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一徵兵
王不自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察誅之臣恐功臣人人
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湯鑊上赦之拜爲都尉於是
醢彭越以醢遍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陰有
疑謀立皇子恢爲梁王皇子友爲淮陽王夏四月上行自洛陽
五月遣楚人陸賈使南越立尉佗爲王他者秦時爲南海郡尉
因天下之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佗椎髻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
國之人親戚昆季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
區之越與天子抗行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南越不
助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於王天子爲百姓勤勞遣臣授君王
印綬剖符通使王且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

漢紀卷四
五十一
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墳墓夷滅宗族遣一偏將將十
萬師以臨越越人即殺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他乃蹙然起
坐而謝曰吾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
參賢賈曰王則賢矣復問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治中國
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已來未曾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
蠻夷崎嶇山海譬猶漢之一郡何乃比於漢也他大笑曰吾不
起中國故王此使我起中國何遽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
賈橐中裝直千金餘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太中大夫賈時
上前說詩書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乎賈對曰

陛下居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
並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濫滅向使
秦已兼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上有慙謂賈曰
試為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
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
語秋淮南王黥布謀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自來諸
將獨韓信與彭越今皆死矣餘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
尹薛公曰布何故反對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乃言薛公於上
上召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勝

敗之數未可知布出下計陛下高枕而臥耳上曰何謂上計對
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
有何謂中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見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
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安出曰必出下計布
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萬世
之業也上曰善封薛公為千戶侯上遂自征布赦死罪已下皆
令從軍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布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為三欲以
相救為奇兵或謂楚將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分軍為三
布敗其一兩軍散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敗其一軍而二軍皆

走布遂與帝遇于蘄西會幽布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
之上謂布曰何苦反布曰我欲為帝耳上罵之遂戰布敗

十有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長沙王使人殺之上擊
布也數使使勞相國或謂何曰君居關中甚得百姓心上畏君
傾動關中君何不多買人田宅賤貫貳以自汙不然上心

不安何從上還過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
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之後魂
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人世無所與又以豐比沛
既至長安立豐縣豐之扮榆故廬社皆如舊制也周勃定代

斬陳豨或言燕王綰與豨通謀上召盧綰盧綰謂其臣曰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疾病呂后婦人專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稱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之綰將其家屬與數千騎居長城下欲候上差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為吳王濞者郟陽侯仲之子也豈拜上相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慎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十有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使相國自謝民後蕭何為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稟為禽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為人請吾苑乃詔下廷尉王衛尉諫曰相

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錢為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曰事苟有便於人而請之宰相職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拒楚數年及陳豨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挫足則關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今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為秦始皇帝置守塚三十家楚隱王一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熒惑守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皇子建為燕王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良醫曰可治上怒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

鵠何益遂不使治吕后問曰陛下即百歲之後蕭相國終孰可代者上曰曹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佐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爲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所知先是上嘗疾困惡見人詔戶者無納群臣群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嗟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吕后聞之使留侯爲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吳曰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皆遊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辭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爲

客特隨入朝 則一助也吕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初黥布反時上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乃令吕后對上泣涕而言黥布善爲兵諸將皆陛下故人今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莫肯爲用且懼布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乃自行及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太保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國大亂數十年秦不旱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使滅絕秦祀臣敢以死爭之上雖聽之而心欲廢太子及讒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

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石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臣等故來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為之輔羽翼已成難搖動也太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賢士大夫共安輯之至於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安宮呂后畏諸將大臣與審食其謀欲盡誅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萬眾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眾定燕代此四人聞帝崩

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內叛諸將外反亡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上已崩遂亡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讚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

漢紀卷之四
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
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
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
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于茲矣太史公曰
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
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
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下矣

漢紀卷之四

